

皇明肅皇外史



皇明肅皇外史卷三十九

涑川范守



己未嘉靖三十有八年春二月總督侍郎王忬大破
虜寇于遼東

虜犯遼東忬檄部將楊照帥師禦之照布分諸將
及虜大戰逐北樓十里斬首虜八百二十四級鹵
馬牛夷器千計忬以大捷聞故事首虜四百即稱
大捷為上功而嵩銜忬慙楊繼盛竟抗其功不錄
三月虜入薊州塞

自練兵議起薊鎮客兵減什之二而春防視秋又
殺什之五以故鎮兵最為單弱是時虜酋把都兒

辛愛率數萬騎以朶顏酋影克哈孩為鄉導入寇。忬所遣偵諜皆被殺死。遂薄塞下。忬疏請援兵。嵩謂忬挾虜為重。欲坐費帑金。不報。適濼水暴漲。虜遂由潘家口入塞。大掠薊州諸處。忬遣總兵馬芳等以輕兵八千夜馳虜後。牽引之。虜不敢深入。三日引去。忬兵尾而擊之。獲首虜數十級。

逮繫總兵官歐陽安等于詔獄。論死。

帝以薊州失律。逮安等下獄。而奪王忬祿俸。使砥厲為秋防計。已而言官論安等當服重典。乃論死。長繫獄中。

夏四月。叛寇殺參將高鵬。及遊擊將軍畢文。

山西參將高鵬有廝養卒八百人，控馭無術。八百人者遂謀叛，殺鵬及其遊擊畢文。楚府縣廬解，劫囚掠帑一郡大亂。都指揮使鄭印督兵討之，羣寇遁散。

倭寇掠通州如臯松門諸處，

巡撫都御史李遂督兵拒倭，有廟灣之捷，尋入為南京兵部侍郎。

以唐順之為右通政。

初順之久廢家居十餘年，從趙文華參畫破倭有功，復為南兵部車駕司主事，遷兵部職方員外郎，進郎中。至是以為右通政，仍同胡宗憲經畫軍政。

五月改大學士階兼吏部尚書

倭寇掠福清晉江諸處

倭犯福清諸縣焚劫慘甚巡按御史樊獻科劾巡撫都御史王詢參將黎鵬失律奪祿抵罪有差

逮繫侍郎王忬于詔獄考訊論死

初楊繼盛劾嵩為所陷死忬聞之悼甚而其子世貞嘗從繼盛游又為經紀其喪嵩銜之常欲有以中忬及職方郎中唐順之出覈薊卒以枌榆故頗露嵩意于忬要之謝嵩忬唯唯不欲以汙請順之還奏薊鎮額卒減少三萬餘人且云一卒未練仍以徵發疲各邊嵩擬旨當重置罪姑奪祿責後效

帝從之。初，忬實以鎮卒選悞，不任戰，雖練無益。而諸隘迫虜，不得不徵發，以為固然，不敢辯。而疏上練兵十三事，曰：請以三年為期。嵩嘻曰：何皆略而今詳也！且渠尚欲三年邪？及灤河之役，嵩喉言官劾總兵等官置之死，欲以挫忬。而都御史鄢懋卿復給忬曰：政府以邊事重，不欲困若，行且縱若歸矣。嵩自投劾去。忬信之，果請放歸。懋卿復為草授御史方輅曰：政府欲逐王忬，而忬復自請歸。若盍劾忬兩遂之？輅亦信懋卿，乃上言：忬病悸不任事，負主上恩，當罷。嵩得輅疏，即擬旨逮繫忬。帝從之，乃遣官校械忬至京，下錦衣獄。考訊爰書。

既具世蕃復削去所敘功次上之下刑部論罪尚書鄭曉惜忤持不從重擬謫戍奏上帝降旨曰軍令指揮之誤諸將皆斬令從重擬坐乃比守邊將帥守備不嚴失陷城寨斬律長繫待報

六月改楊博總督薊遼軍務

初博在宣大有酋李素者雄塞外屢肆侵擾博計禽之斬其黨十有五人時出奇兵襲虜虜徙帳去乃列上修邊四事費半功倍帝嘉之至是移督薊遼時方盛夏博聞命即赴鎮區畫戰守事宜虜聞楊總督至悉引去博以朵顏等屬夷每通虜不為我用乃約諸帥同時舉烽燧揚旌纛自居庸

至山海彌漫千餘里旌幢連空礮石震山谷如是者三屬夷謀報虜虜大震疊以為我兵頓增益連瑕為堅矣終歲不敢近塞下

盧鎧破倭寇于崇明沙

時倭寇二十餘艘屯崇明沙胡宗憲檄副總兵盧鎧帥師攻破之寇遁去宗憲以捷聞兼敘唐順之參畫有功尋擢順之僉都御史巡撫淮揚未幾卒于官

以陶世恩為太常寺寺丞

初世恩以廕厯尚寶少卿為言官所列奪其官仲文乞復予原職帝命改為太常寺寺丞兼道錄

卷三十九
司右演法已而仲文請假還里中。帝諭禮部曰：仲文職掌立教，屢盡忠誠，雖請假還鄉，年逾八旬，即書勅遣錦衣千戶一人前去存問，仍賜白金百兩，絲綢八束，新鈔八千貫，羊四羖，酒四十瓶，以示眷懷。仍令有司歲時存問。

京師大霖雨

帝諭司禮監祈晴雷殿，禁屠停刑。

倭寇大掠福建諸處

倭掠福建猖獗日甚，巡按御史樊獻科疏請總督胡宗憲督兵應援。帝命宗憲速往逗留，不果。
秋七月，土魯番寇黑松林諸處。

冬十月廣東叛寇流劫潮陽海豐諸處

廣東寇張璉林朝晞吳平龍阿福溫旦等雲合千
餘人流劫潮陽諸處拒殺官兵守土官不能制以
狀聞

召兵部尚書楊博還京

起故兵部尚書許論總督薊遼軍務

召博還部加少保而以許論代督薊遼

卷三十九終

皇明肅皇外史卷之四十

涓川范守已輯

庚申嘉靖三十有九年春二月丁酉朔遣官祈穀于
玄極殿

歲每驚蟄行祈穀禮自己亥後帝不視朝諸祀
亦多代攝是月朔驚蟄遣官祈穀

棄故中允郭希顏于市傳首天下

初希顏由中允出為兩浙鹽運使大計被除家居
者十餘年至是乃上疏曰臣往歲恭讀聖諭欲
建帝立儲者臣謂立儲難莫若安儲何者君相相
信則儲安兄弟相保則儲安父子相體則儲安相

信有道釋疑是也相保有道分封是也相體有道
總攬是也三者安儲之急務也何謂釋疑皇上
至愛莫如二王至重莫如元輔固何嫌何疑自
言者倡為二王陳嵩之說臣恐輔臣疑而不自安
何暇善後然尚可諉也由差遠也二王疑而不
自安誰與承祧此大可慮也由最近也皇上盍
諭元輔以益加忠謹使知王初無他也不必疑王
諭二王以毋忘恭敬使知嵩終無他也不必疑
嵩然後王心無所惶惑而師保是依大臣無所忌
避而匡贊愈力臣故曰疑釋而君相相信則儲可
得而安也何謂分封二王親則皇上之子也

貴則國本之寄也。顧同處京府，智與年長，則崇高所共。欲防不預設，則讒隙所由萌。故幼而暱就膝下者，所以篤恩也。長而出就藩封者，所以強本也。宮府不宜久虛，山川若已，預待及時。勅王就國，周其翼衛，殊其寵數，於制於情，似為兩盡。故曰分封而兄弟相保，則儲可得而安也。何謂總攬恆情？愛子者，未有不身任其艱而欲子安于無事也。今四郊多壘，一日萬幾，非皇上神謨獨運，太平未可易致者。即京府獨處，猶宜親就儒賢，涵養沖質，而一毫外務不得預聞。分封之典既定，留京之意已明。皇上端拱以順天人，從容而議建立，似

無不可故曰總攬而父子相體則儲可得而安也
每嘆忠臣不退耕而忘君烈士不避僇以直諫在
廷不言在野不容不言惟聖明赦草茅言計自
臣始則士豈有不嚮風刎首爭效闕下者哉疏入
帝覽之大怒謂建帝字為妖言嵩復擬旨從臾之
遂比妖言律斬傳首海內旨下江西撫按官秘
之密檄守巡官收希顏不之知也時于家延賓客
為子娶婦衣緋待之有僉臬某亦衣緋來通謁為
候希顏以為賀已也迎之坐未及語眴左右拽之
出遂掖赴都指揮司搏繫之已而諸司漸集巡按
官亦至乃昇赴市曹斬之傳首天下知與不知莫

不哀焉

竹谿縣地震出血

南京衛卒亂殺督儲侍郎黃懋官

故事諸衛卒月廩折值頗豐諸有室者仍有口分米至是戶部議損折值五分之一懋官視事又革口分米止廩本卒其補伍復役諸卒每每駁覈經歲時不得受廩而諸受廩者又小月輒除三升不之予更嚴核死亡卒不實則等其部長諸卒積怨之又故事每月發廩不逾上五日先期下關符待支是月既望關符未下且議三月內止發半廩折值予之諸卒愈忿有孝陵衛卒周山錢用鮑惠李

文升褚號金嚴輔等首倡亂以十九日薄暮入城分布朝陽通濟門內及栢川橋諸要路至子夜諸衛卒欲赴營待練山等各遮留諸卒勿赴營俱隨我至總督府弓月廩眾從之遂走會同館傍圍懋官居第鼓譟不已周山鮑惠等首破關擁入懋官倉皇出白金四鎰遺山等令其解散諸亂卒聞之併眾擁入懋官窘迫踰垣欲自避匿墮傷殆絕其妻先亡在柩諸卒出其尸掠其含斂及諸橐裝而去復索得懋官羣仆俱下斃之仍昇至大中橋縛繫坊上時新江口操卒聞城內亂亦鼓譟擁入四掠商民復突入內廠欲刺守備官不得府部諸大